

红旗谱

平地一声雷，震动锁井镇一带四十八村：「狼心的恶霸冯兰池，他要砸掉古钟了！」

那时小虎子才十五岁，听说镇上人们为这座古钟议论纷纷，从家里走出来。宅院后头，不远，有一条弯弯曲曲的长堤，是千里堤。堤上有座河神庙，庙台上有两棵古柏树。这座铜钟就在柏树底下，矗立在地上，有两人高。伸拳一敲，嗡嗡地响，伸直臂膀一撞，纹

丝儿不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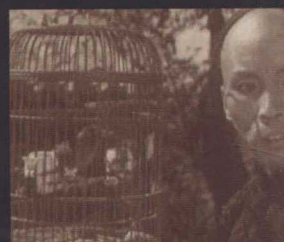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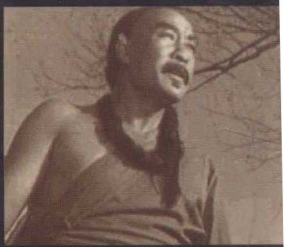
电影伴读中国文学文库

100-013

电影解读文学

文学诠释电影

中国青年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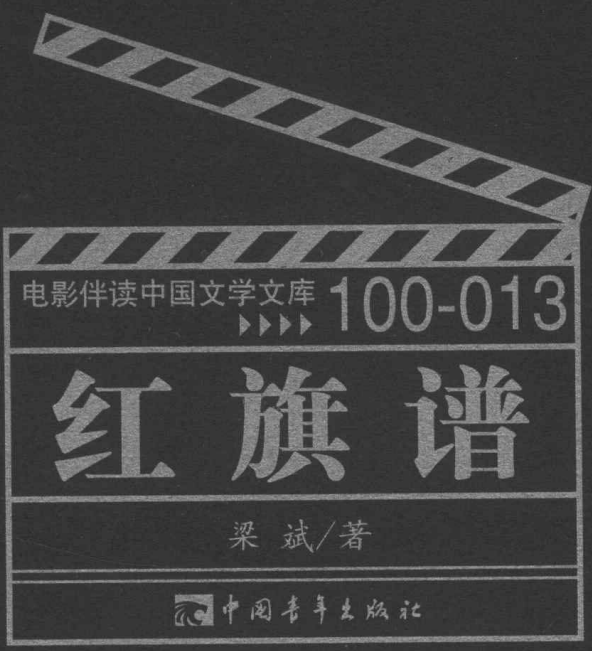


梁斌 / 著

朱老筑 嚴志祥

小虎子





电影伴读中国文学文库 100-013

红旗谱

梁斌/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写在前面

胡守文

I247.5

45.2

中国青年出版社要出一套电影伴读中国文学文库，首批二十种，从古至今，既有家喻户晓的《三国演义》、《红楼梦》、《聊斋志异》、《西厢记》，又有耳熟能详的《城南旧事》、《红岩》、《红旗谱》、《李自成》等，随书附赠该二十部名著的影视光盘作为伴读用。这种“肉夹馍”的出版方式和阅读导引，虽已不甚新鲜，但文库策划者和出版者的良苦用心，殷殷可鉴。

读书人，自是“抛书便觉心无着”。但世上书籍之多，汗牛充栋，因此，选择是必要的。在选书上，近现代多有大家为之，如胡适之的《中学国故丛书》三十一种；鲁迅先生开列中国文学必读书十二种；郑振铎先生主持《世界文库》之近百种。选择的目的在于必读、精读，以此承传文脉，梳理文风，开启心智，提升魂灵。作为电影伴读的此一文学文库选目，由于受必须改编为电影这一因素的制约，当然就有了诸多缺憾而无法与此前的大家选目比肩，好

在这一文库没有标榜为“必读”，不会误导读者，读者尽可以在此一选目之外任意补充；好在由于时代的局限，无论胡适之们，还是鲁迅们，都无法运用影视伴读的方式推销自己的主张，而我们则有了这种可能，时代真正是进步了。

虽说是时代进步了，但还不能说中国传统的阅读方式完全消弥了，起码在人们的潜意识中还留有蛛丝马迹。什么是传统的阅读方式？是“程门立雪”，是“头悬梁、锥刺股”，更诗意一点的则是“红袖添香，秉烛夜读”。后者营造和描摩的农耕社会吟读图，数千年来，不断被儒学名士们所津津乐道，“品书”的说辞由此而滋生，阅读的精神内涵，也多是在这一层面上展开着，从而使阅读成为心与文章样式和文字描述的交流，由此生出悲怜、情爱、热忱、关怀以至正义、勇武、献身欲望、报国情怀。在那些渐行渐远的岁月，我们不知阅读过多少包括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在内的经典作品，对某一部经典文学作品，也不知不辞辛苦地阅读过多少遍。正是这一部部地阅读，一遍遍地阅读，成就和延续了文学的力量，也成就了一代一代有责任心的中国人。

时代真的进步了。农耕社会舒缓的生活节奏已被工业社会的喧闹所取代。“红袖添香，秉烛夜读”式的优雅和闲适已不复存在。在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换期，正值我们的童年时代。这样一个过渡期，我们迅速找到了一种可供替代的便捷阅读方式——看小人儿书。这是作为抽象的、描摩的文学作品第一次认真地向形象化文学表现的转换。虽然小人儿书的画面仍然是静止的、中景式的表现，不像今天的动漫那样生动、传神和具有连贯性，但毕竟使文字变成了有影儿的好看的玩艺儿。我相信我们同辈中的许多人，也许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水浒》等文学原著，但

没有看过这几本小人儿书的一定不多见。许许多多的人,正是在看小人儿书的同时,知道和了解了经典文学作品,并使这些文学作品中的诸多正面人物变成了自己生活中刻意崇拜和模仿的对象。

经典文学作品经过影视改编,这是一个大众化的改造过程,也是一个艺术再造过程。改造和再造的结果,使经典文学作品变成了可以观赏的故事。这种有形、有影、有音的艺术形式,是一个可以和阅读分离并相对独立的审美过程,是对阅读的一种凝炼和解放。这就无形中使诸多文学经典插上了翅膀,成为大众茶余饭后的精神食粮。但这种观赏和阅读的相对分离,总是给人留有一种遗憾——影视作品毕竟不是文学原著,不可能完全忠实地反映文学原作的全貌。

今天好了,高科技的发展,终于使我们可以运用光盘技术解决影视作品载体的精致化问题,使其随书附赠有了可能。影视伴读,顾名思义,原著和改编的影视作品。一是有个主次问题。我们提倡多读原著,任何手段都不可能取代阅读原著的获益。随赠的影视光盘,只是一种伴读而已。二是伴读可能使阅读原著的过程变得更加饶有兴味一些。改编和再造,总有概括和省略,这种概括和省略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可能使该影视作品在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超越原著,而这些超越的部分,有可能和原著相得益彰,使阅读者在理解原著上,更加多维和深刻;另一方面,这种改编和再造,也有可能造成对原著某些精髓的丢失,从而影响对原著的正确理解。但就这批影视作品的改编,应该说是得大于失的。这也是我们引进该批作品的版权、附赠给广大读者的信心所在。

今天真好，毕竟今天的我们，阅读变得如此丰富多彩了！

2003年11月12日

于京华养拙斋

目 录

卷一	(1)
卷二	(199)
卷三	(337)
附录：漫谈《红旗谱》的创作	(471)

平地一声雷，震动锁井镇一带四十八村：“狠心的恶霸冯兰池，他要砸掉古钟了！”

那时小虎子才十五岁，听说镇上人们为这座古钟议论纷纷，从家里走出来。宅院后头，不远，有一条弯弯曲曲的长堤，是千里堤。堤上有座河神庙，庙台上有两棵古柏树。这座铜钟就在柏树底下，矗立在地上，有两人高。伸拳一敲，嗡嗡地响，伸直臂膀一撞，纹丝儿不动。

老人们传说：这座钟是一个有名的工匠铸造。钟上铸了满下子^①细致的花纹：有狮子滚绣球，有二龙戏珠，有五凤朝阳，有捐钱人家的姓名、住址，还有一幅“大禹治水图”。村乡里人们，喜欢这座古钟，从大堤上走过，总爱站在钟前看看，伸手摸摸。年代久了，摸得多了，常摸的地方，锃明彻亮，如同一面铜镜，照得见人影。钟上映出向晚的霞光，早晨的雾露，雨后的霓虹，也能映出滹沱河上的四季景色。不常摸的地方，如同上了一层绿色的釉子，黑油油的。

小虎子听得说，要为这座古钟掀起惊天动地的大事变，一片好奇心，走上千里堤，看了一会子古钟。伸出指头蘸上唾沫，描绘钟上的花纹。他自小为生活忙碌，在这钟前走来走去，不知走过多少趟，也没留心过钟上的花纹。心里想：“怪不得，好大一座铜钟哩！也闹不清到底能卖多少钱，也值得这么大惊小怪？”

① 满的意思。

他看完了钟，一口气跑下大堤，走回家去。一进门，听得父亲响亮的喊声。

父亲说：“土豪霸道们，欺侮了咱几辈子啦！你想，堤董他们当着，堤款被他们吞使了。不把堤防打好，决了口，发了大水，淹得人们缴不起田赋银子，他又要损坏这座古钟！”

另一个人，是父亲的朋友，老祥大伯的声音：“又有什么办法？人家上排户商量定了，要砸钟卖铜顶赋税。也好，几年里连发几场大水，这个年月，一拿起田赋百税，还不是庄户房子乱动？”

听得两个人在小屋里暴躁，小虎子扒着窗格棧儿一望，父亲坐在炕沿上撅起小胡髭，瞪着眼睛发脾气。听得老祥大伯说，猫着腰，虎虎势势^①跑前两步，手巴掌拍得呱呱地响，说：“我那大哥！我那大哥！这还不明白？那不是个什么砸钟卖铜顶田赋，是要砸钟灭口，存心霸占河神庙前后那四十八亩官地！”

老祥大伯打嘴上拿下旱烟袋，扬起下巴，眨巴着眼睛，想了老半天，豁地明白过来，愣了半天，才说：“可也就是！自从他当上堤董，把官地南头栽上柳树，北头栽上芦苇。那林子柳树也多老高了。看起来，他是存心不善……”说到这里，沉下头去，下巴拄在胸脯上，翻来覆去思索了老半天，猛抬起头来说：“可谁又管得了？”

父亲脸庞忽地往下一拉，说：“谁又管得了？我朱老巩就要管管！”

老祥大伯张开两条胳膊，望天上一挥一扬说：“管什么？说说算了，打官司又打不过人家。冯兰池年轻轻就是有名的刀笔。咱庄稼脑袋瓜子，能碰过人家？”

① 说人虎虎势势是形容粗壮有力。说举止虎势，是形容动作威武而略带粗莽。如：朱老忠长得虎虎势势的。他虎虎势势跳前两步。

父亲气呼呼，血充红了眼睛，跺脚连声：“咱不跟他打官司，把我这罐子血倒给他^①！”

朱老巩，庄稼人出身，跳跼过拳脚，轰过脚车，扛了一辈子长工。这人正在壮年，个子不高，身子骨儿筋条^②，恼怒起来，喊声像打雷。听得冯兰池要砸钟灭口，霸占官产，牙齿打着呖呖，成日里喊出喊进：“和狗日的们干！和狗日的们干！”不知不觉，传出个口风：“朱老巩要为这座古钟，代表四十八村人们的愿望，出头拼命了！”

那天黄昏时候，朱老巩坐在河神庙台上，对着那座铜钟呆了老半天，心里想：“顶公款，就等于独吞，我不能叫冯兰池把四十八村的公产独吞了！”看看日头红了，落在西山上，夜暗像一匹灰色的轻纱，从天上抛下来。他一个人，连饭也没吃，走到小严村，去找严老祥。老祥大娘正点着灯做晚饭，看见朱老巩走进来，低头搭脑坐在台阶上。她说：“老巩！算了吧，忍了这个肚里疼吧^③！咱小人家小主，不是咱自个儿事情，管的那么宽了干吗？”

朱老巩说：“一听到这件事情，我心气就不舒。冯兰池，他眼里没人呀！”

老祥大娘说：“算了吧，兄弟！一辈子这么过来了，还能怎么样了人家？”

朱老巩说：“不，到了这个节骨眼儿上，就得跟他弄清楚！”说着话儿，看看天黑了，严老祥还不回来，他拿起脚走出来。老祥大娘叫他吃了饭再回去，他也没听见，一股劲儿走回锁井镇。

一进村，朱全富在街口上站着，看见朱老巩从黑影里走出来，往前走了两步把他拉住。拽到门楼底下，把门掩上，说：“大侄子！我有

① 指同别人拼命。

② 这里是说人的身体结实。说东西“筋条”是有“韧”的性质。

③ 受了这份委屈吧。忍了这口气吧。

个话儿跟你说说。听呢，算着。不听，扔在脖子后头^①算了。”

朱老巩说：“叔叔说的话，我能不听！”

朱全富摸下胡子说：“听说你要为河神庙上的铜钟，伸一下子大拇手指头，是真的？”

朱老巩点着下巴说：“唔！”

朱全富猫下腰，无声地合了一掌，说：“天爷！你捅那个马蜂窝儿干吗？我知道你爹、你爷爷，几辈子都窝着脖子活过来，躲还躲不及，能招是惹非？哪有按着脑袋望火坑里钻的？”

朱老巩说：“我知道他厉害，人活百岁也是死，左不过是这么回子事了！”

朱全富摇摇头说：“别，别呀！好汉子不吃眼前亏，那么一来，你就交上歹运了！”

朱老巩和朱全富，在黑影里说了一会子话。朱老巩说：“要说别的，我听你。说这个，我主意已定！”

说着，他放下朱全富，走出大门。回了家，也没吃饭，坐在炕沿上呆了半天。等虎子和他姐姐吃完饭，睡了觉，他从门道口摘下把铡刀，在磨链石上磨着。

夜里，小虎子睡着睡着，听得磨刀的声音。他睁开大眼睛，趴着炕沿一看，父亲眯缝起眼睛，在一盏小油灯底下，悄悄磨着那把铡刀，磨得刀锋雪亮。朱老巩看见虎子睁着大眼看他，鼓了鼓嘴唇，说：“唔！虎子！明儿早晨，你立在千里堤上看着。嗯！要是有人去砸钟，快来告诉我。嗯！”小虎子点着头听了父亲的话，眨巴眨巴眼睛，把脑袋缩进被窝里。

第二天早晨，他早早起了炕，抱着肩胛足了足劲，走上千里堤。

^① 丢开不管。与“置之脑后”意思相当。

他学着大人，把手倒背在脊梁后头，在杨树底下走来走去，走了两趟又站住。

眼前这条河，是滹沱河。滹沱河打太行山上流下来，像一匹烈性的马。它在峡谷里，要腾空飞蹿，到了平原上，就满地奔驰。夏秋季节，涌起吓人的浪头。到了冬天，在茸厚的积雪下，汨汨细流。

流着流着，由南往北，又由北往东，形成一带大河湾。老年间，在河湾上筑起一座堤，就是这千里堤。堤下的村庄，就是锁井镇。锁井镇以东，紧挨着小严村和大严村。锁井镇以西，是大刘庄和小刘庄。隔河对岸是李家屯。立在千里堤上一望，一片片树林，一簇簇村庄。

小虎子一个人在那里站着，听见林子北边芦苇索索的响，秋风起来了！

秋天了，可村庄里没有柴草，土地上没有谷捆。泛滥的河水，在原野上闪着光亮。西北风吹起，全家大小还没有遮冬的衣裳。他搂起双膝，坐在庙台上，想睡一刻。河风带着凉气吹过来，吹得大杨树上红了黄了的叶子，扑棱棱飘落下来。白色的芦花，随风飘上天空。

他看到堤坝上的枯草，在风前颤抖，身上更觉冷嗖嗖的。

正睡着，堤岸那头过来两个人，说着话儿走到跟前。他们把油锤和盛干粮的褡裢放在庙台上，每人抽起一袋烟，吧嗒着嘴唇围着铜钟转。小虎子一下从梦里跳起来，愣怔眼睛看了看，返身跑下堤，叼起蹶子^①跑回家来，拍着窗格棂说：“爹！爹！砸钟的扛着榔头来了。”

朱老巩又在磨着一把大斧子，听得说，用手指头试试锋刃，放在一边，皱起眉头想了想，拿脚走上长堤去。他猫下腰，直着眼睛，看着那两个人，压低嗓音问：“你们想干什么？”

① 原意指劣性牲口踢腿。这里是形容人吃惊后，连蹦带跳撒腿飞跑的样子。

铜匠是两个小墩子个儿^①，翘起下巴，看着朱老巩说：“砸钟！”

朱老巩问：“钟是你们的？”

铜匠说：“花了钱就是俺的。”

朱老巩往前走了一步，又问：“你钱花在谁手里？”

铜匠说：“花在冯堤董手里。”

朱老巩怒气冲冲，大声喊叫：“你钱花在冯堤董手里，去砸冯堤董。看谁敢动这座古钟！”登时红了脖子，气愤得鼓动着胸脯。

铜匠瞪了他两眼，不理他。两个人悄悄吃完干粮，脱下蓝布棉袄，提起油锤就要砸钟。朱老巩二话不说，叉开巴掌，劈脖子盖脸打过去，说：“去你娘的！”一巴掌把铜匠打了个大骨碌子^②，滚在地上。铜匠爬起来一看他这个架势，不敢跟他动手。转身跑下千里堤，去叫冯兰池。

当时，冯兰池才三十多岁，是锁井镇上村长，千里堤上堤董，是个长条个子，白净脸。这人自小儿是个吃饭黑心，放屁咬牙，拉屎攥拳头的家伙。他穿着蓝布长袍，青缎坎肩，正在大街上铺子门口站着，手里托着画眉笼子，画眉鸟在笼子里鸣啭。他正歪着头儿，眯缝着眼睛品鸟音。听说朱老巩阻拦卖钟，左手把衣襟一提，一阵风走上千里堤，打老远里就喊：“谁敢阻拦卖钟，要他把全村的赋税银子都拿出来！”

朱老巩看见冯兰池骂骂咧咧走了来，把两条胳膊一绷，拍起胸膛说：“我朱老巩就敢！”

冯兰池把画眉笼子往柳树上一挂，气势汹汹，扭起脖根轴子问：“谁他娘裤裆破了，露出你来？”

① 身体粗短有力。

② 摔了一跤。

朱老巩听冯兰池口出不逊，鼓了鼓鼻头，摇着两条臂膀赶上去，伸手抓住冯兰池的手腕子，说：“姓冯的，你把话口儿说慢点！”他瞪起眼睛，鼓起胸膛，气得呼呼的。

这是人命事，四十八村的人们听得说，朱老巩和冯兰池为这座钟，要“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一群群，一伙伙，缕缕行行走了来。不凉不酸^①的人，来瞧红花^②，看热闹。心不平的人，来站脚助威。堤岸上，大柳树林子里，挤得乌压压人山人海。大家暗下里议论：“看他们霸道成什么样子？”“想骑着穷人脖子拉屎？看不平了就上手呀！”

小虎子站在庙台上看着，心上敲起小鼓儿，害怕闹出大事来。听得人们谈论，觉得父亲干得好，心上一直助着劲。

朱老巩眯睁^③眼睛，看了看四围热情的乡亲们，合起虎口，把冯兰池的手腕子一捏，说：“姓冯的，你来看……”他扯起冯兰池走到铜钟跟前，手指戳着钟上字文说：“钟上明明刻着：‘……大明朝嘉靖丙午年，滹沱河下梢四十八村，为修桥补堤，集资购地四十八亩，恐口无凭，铸钟为证……’你不能一人专权，出卖古钟！”他越说越快，直急得嘴上喷出唾沫星子。

一句话戳着冯兰池的心尖子。他倒竖起眉毛，抖擞起脸蛋子，麻沙^④着嗓子说：“哇！住口！铜钟是我锁井镇上的庙产，并不关别村的事。你朱老巩为什么胳膊肘子往外扭^⑤？好事的人们要在钟上铸上字文，居心讹诈！”

他这么一说，气得朱老巩暴跳起来，摔过他的右手，又抓起他的

① 事情没有关系到自己的利害得失而采取的一种淡漠态度。

② 看热闹。

③ 吃惊发怔的眼神。

④ 沙哑着(嗓子)。

⑤ 和自己人不一心，甚至帮助别人，出卖自己人。